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三十一

卒 騎

卒

說文曰隷人給事者為卒衣有題識者也

玉篇曰卒衆之名也屯戍之兵也

桂苑曰卒隷人也

管子曰管仲相齊作内政而寄軍令二百人為卒卒有正卒聚也

韻海曰南楚謂卒為弩父卒主擔弩導因以為名也又行鞍杖者也皆赤幘絳韝

左傳曰齊侯求逢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於狄卒狄卒者狄人從晉討齊也狄卒皆抽戈盾冒之

又曰楚令尹子重將為陽橋之役赦罪悉師王卒盡行

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

又曰晉侯將伐鄭楚子救鄭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

又曰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劒以帥卒而欒氏退攝車從之

又曰楚伐舒鳩吳人救之楚子彊子息桓子駢子子孟五人以為師卒先鶩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

不繼復逐之傳其諸軍

又曰齊爲郎故國書髙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宫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

又曰蔡衛不支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

又曰子王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宫與若敖之六卒

實從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
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
史記項羽本記曰是時呂后父呂公為漢將兵居下邑
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
漢書曰吳王劉濞傳曰吳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
下膠西王膠東王為渠率與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
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
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

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二十餘萬人

又司馬遷傳曰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歴王庭垂餌虎口横挑强胡陵李陵也

又刑法志曰戰國之時轉相攻伐齊愍以騎擊强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鋭士勝

又五行志曰綏和二年八月鄭通里男子王褒衣絳衣小冠帶劔入北司馬門上前殿鮮帷組結佩自云天帝使我居此收縛考問故公車大誰卒病狂易不自知入

宫下獄大誰者非常之人名大姓誰是也本以誰何為稱因用名官大誰長令比卒即長所領之卒也

又食貨志曰董仲舒説武帝曰今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焉得不困

又曰月為更卒一歲屯戍三十倍於古更江衡切更卒為給郡縣一月而更也

又胡建傳曰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薦走卒甚得其心慰者自上安之也薦者舉藉之也

晉書天文志曰積卒十二星在房星南主為衛也

又謝萬傳曰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座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

又劉元海載記曰元海薨和嗣立呼延攸等恨不參顧命也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計而使三王總强兵於內大司馬握十萬勁卒居於近郊陛下今便為寄坐禍難未可測也

又劉曜載記曰劉岳攻石生於洛陽配以近郡甲士五

千宿衛精卒一萬濟自盟津鎮東呼延謨率荆司之衆自崤澠而東

莊子曰孔子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

魏武步戰令曰嚴鼓一通步騎士悉裝再通騎上馬步結屯三通以次出之隨幡所指住者結屯幡後聞急鼓音整陣斥候者視地形廣狹從四角面立表制陣之宜請部曲各自案陣兵曹舉事不如令者斬

陳孔璋檄吳王校部曲文曰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帥兵甲五萬巴漢鋭卒五萬

又曰城都屠鈎践武卒散於黄池

曹植求自試表曰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才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也

阮嗣宗為鄭冲勸晉王牋曰東誅叛逆前軍獨尅擒闔閭之將斬輕鋭之卒以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三越

干寶晉記論曰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

獲免嬪嬙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

陸士衡辨亡論曰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

劉孝標辨命論曰楚師屠漢卒睢水鯁其流秦人坑趙士震沸聲若雷

班固西都賦曰列卒周匝星羅雲布

左太冲吳都賦曰雕題之士鏤身之卒

又魏都賦曰薄戍綿冪無異蛛蝥之網弱卒鎖甲何異

螳螂之衛

王仲宣從軍詩曰汎舟蓋長川陳卒被原隰

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曰官渡厠一卒烏林預艱阻

賈誼過秦論曰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旂

又曰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顔延年楊給事中誄曰立於將卒之間以輯華裔之衆

騎

釋名曰騎岐也兩脚岐別也

史記曰韓信伐趙未至井陘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望趙軍

又曰令上為膠東王時韓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益愈親嫣善騎射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

漢書曰霍去病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

又曰趙充國字公孫隴西上邽人也始爲騎士以六郡良家子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也善騎射特補羽林

後漢書曰景丹從擊王郎將倪宏等於南䜌郎兵迎戰漢軍退却續漢書曰南䜌賊迎擊上營得上鼓車輜重數來也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死傷者從横丹還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耶遂從征河北

又曰吕布爲曹操所敗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

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

東觀後漢記曰鄧禹攻赤眉輙不利吏士散已盡禹獨以二十四騎還詣雒陽

又曰叚熲起於徒中為并州刺史徵還京師馬騎五萬餘疋

又曰馬防將緹騎宿玄武門

張蟠漢記曰蔡邕上書靈帝曰幽州突騎冀州强弩天下精兵也

魏志曰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太祖指休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居止見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

又曰光和中凉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假公孫瓚都督行軍事討之

吳志曰孫堅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董卓遣長史公讐稱將兵從事還州督軍粮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

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勑令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衆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

又曰孫策騎士有罪逃入袁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爲謝耶

蜀志曰曹公入荆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及當陽之長阪先主棄妻子奔使張飛將二十騎據水斷橋瞋目

横矛曰張翼德也何敢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

又曰趙雲字子龍隨先主為先主步騎

晉書載記曰苻堅伐晉舍大軍於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抜舌而族之

宋書曰傅弘之素善騎射髙祖至長安弘之於姚泓馳道內援弧戲馬或馳或驟往返二十里中甚有節制羌胡聚觀者數十人並驚惋嘆息

梁書曰曹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

年少輩數十騎拓弓絃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逐麞數肋射之

後周書曰太祖常從數騎於野忽聞簫鼓之音以問從人皆莫之聞也

唐書曰貞觀中左右屯營始置飛騎揀才力驍捷善騎射者為之太宗時出遊幸則從馬衣五色袍乘六閑駿馬賜猛獸皮韉以標異之又加階級廪食各有差

五代周史曰顯徳中世宗車駕至濠州城下戊子親破

十八里灘砦在濠州東北淮水之中四面阻水上令甲士數百人跨馳以濟太祖皇帝以騎軍浮水而渡遂破其砦虜其戰艦而迴

三國典略曰陳韋翽字子羽有志操以孝著稱高祖以為驍騎將軍領朱衣直閤驍騎之職舊領營兵梁世以來其任愈重翽素有名望每大事恒令夾侍左右時人榮之號曰俠御將軍

禰衡別傳曰衡着官布單衣以杖捶地數罵曹操及毀

其先祖無所不至操及勅外取上廐駿馬三疋并騎二人須史外給馬辦曹公謂孔文舉曰禰衡小人無狀乃爾孤今殺之無異鼠雀耳顧此子有異才遠近聞之將謂孤不能容物劉景升天性�急不能容受此子必當殺之乃以衡置馬上兩騎挾送至南陽也

會稽典録曰朱育謂鍾離曰大皇帝以神武之姿欲得五千騎乃可有圖今騎無從出而懷進取之志奈何鍾離曰大皇以中國多騎欲得騎以當之吳神鋒弩射三

四里洞穿三馬騎敢近之乎

鄴中記曰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著五采靴

鄴城故事曰涼馬臺一名閱馬臺亦名戲馬臺案鄴中記云趙王虎建武六年造涼馬臺在城西漳水之南約次為臺虎常於此臺簡練騎卒虎牙宿衛號雲騰黒矟騎五千人每月朔晦閱馬於此臺乃於漳水之南張幟鳴鼓列騎星羅虎乃登臺射髇箭一發五千騎一時奔走從漳水之南齊走至於臺下隊督以下皆班賚虎又射一箭騎五千又齊

走於滻水之北其五千流散攢促若數萬人皆騎以漆稍從事故以黑矟為號季龍又常以女騎一千人為鹵簿皆着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靴遊臺上

六韜曰選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材輕健疾力過倫等能馳騎彀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超越溝塹馳山林險阻絶大澤越强敵亂大衆者名曰武騎之士不可不厚也

三畧曰欲知敵形色可勝之符先以二十八騎惑之騎

象二十八宿也

淮南子曰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禍害也〕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中傷也好為情欲之事者未嘗不自傷也〕爭利者未嘗不窮也

通典曰孫臏云用騎有十利一曰迎敵始至二曰乘敵虛背三曰追敵散亂四曰迎敵前擊敵後使敵奔走五曰遮其糧食絕其軍道六曰敗其津關發其橋梁七曰掩其不備卒擊其未振八曰攻其慢怠出其不意九曰燒

其積聚市里十曰蹂其田野係累其子弟此十者其騎戰利也夫騎者能離能散能集百里為奇千里而赴出入無間故名離合之兵也

太平御覽卷三百

太平御覽卷三百一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三十二

陣

陣

尚書曰武王與紂癸亥陣於商郊

左傳曰晉荀吳敗無終及羣狄於太原崇卒也無終山戎初

將戰魏舒曰彼走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也以什共阨烏界反車必克更增十人當一車之用困諸阨又克車每困於阨道令去車改為必克也請皆卒去馬為步卒自我始乃毁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毁其屬車為步陣行户郎反五乘為三五乘車每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為五分為五三也為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皆臨時處置之名也以誘之狄人笑之笑其失常未陣而薄之大敗

又曰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原繁高渠彌奉公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杜預曰此魚麗之法

又曰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陣曰敗某師皆陣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於某

又曰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司馬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陣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也）國人皆咎公公曰古之為軍也不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紂之後）不鼓不成列（恥以詐勝也）

又曰晉楚將戰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

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也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蠻夷從楚不結陳也陳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為忌在陳而囂囂喧譁也合而加囂陳合宜靜而益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鬬心人各恤其死舊必不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又曰宋公子謀逐華貙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於赭丘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鵝鄭翩宋大夫與華貙俱亡者鸛陣也鵝鴈行陣也

又曰越子伐吳吳人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

右勾卒勾卒鉤五相著別為左右屯也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

又曰魯哀公為支離之卒陣名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

又曰吳越戰於鷄父公子光曰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陣整旅遂克之

又曰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

人

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周書曰春為北陣弓為前行夏為方陣戟為前行季夏圓陣牙為前行秋為牡陣劒為前行冬為伏陣楯為前行是為五陣

史記曰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平水害

漢書陳湯傳曰湯伐西域置揚威白虎合騎三校張晏曰西域陣名

又曰韓信為相國擊齊齊王走高密信追至高密西楚使龍且將號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擊殺龍且虜齊王廣遂平齊

又曰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陵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陣前行持戟楯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千人

又曰衛青軍出塞千里餘見單于兵陣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為陣張晏曰兵陣也而從五千騎往當匈奴

晉書曰卞壼字望之子眕及盱同沒陣母撫二子尸哭

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

王隱晉書曰馬隆擊涼州惡虜斷道隆作八陣圖車軍並進狹則撤屋施輪並前智謀縱橫出其不意故能成功

後魏書曰文帝和平二年制戰陣之法有十餘條因大儺曜兵有飛龍騰蛇魚麗之變以示威武

隋書曰周法尚為定襄太守時帝幸榆林法尚朝於行

宫内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旌旂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為二十四軍日别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旂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絶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間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尾首未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以為如何法尚曰結為方陣四面外拒六宫及百官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當頭分抗内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為壁壘重設鉤陳

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據此屯營自守臣謂牢固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左武衛將軍良馬一匹絹三百疋

唐書曰太宗自為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為一時之絕先是人間有羲之書凡真行二百九十紙裝為七十卷草書二千紙裝為八十卷每聽覽餘閑時取臨翫焉謂朝臣曰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

專精耳朕少時為公子未遭陣敵義旂之始乃平寇亂每執鼓必自指撝習覩兵陣即知强弱常取吾弱對其强强對其弱敵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無不潰矣使此而制勝思得其理深也今吾臨人之書非學於形勢唯在求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耳然吾所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

又曰太宗製破陣樂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魚麗鵝

鶴箕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迴環以象戰陣之形令起居郎呂才依圖教樂工一百二十人被甲執戟而習之凡為三變每變為四陣有來往疾徐擊刺之象以應歌節數日而就更名七德之舞

又曰高宗御武成殿親試制舉人問之曰兵書云天陣地陣人陣其說何如舉人員半千對曰臣覩載籍此說頗多或謂天陣偏伍彌縫也以臣愚見謂不然矣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

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善用兵者使三軍之士如父子兄弟得人之和此人陣也三者去矣其何以戰高宗嗟賞之擢居上第

家語曰戰陣有列矣而勇為本

國語曰吳王之軍為方陣白裳白旂素甲白羽望之如荼茅也左軍赤裳赤旗望之如火右軍玄裳玄旂望之如墨

莊子曰徐無鬼謂武侯曰君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鶴列陣名麗譙樓也

鬻子曰武王伐紂虎旅百萬陳於商郊起自黄鳥訖於赤甫走如疾風聲如振霆武王乃使太公把旄以麾之紂軍反走

尉繚子曰梁惠王問尉繚曰吾聞黄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有之乎尉繚曰不然黄帝所謂刑德者天官時日陰陽背向者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何以言之武王伐紂背清水向山陵以萬二千擊紂億有八萬斷紂頭懸於白旂豈不得天官之陣哉

孫子曰善用兵者譬如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腹則首尾俱至

傅子曰兵法云内精八陣之變外盡九成之宜然後可以用奇也

盛弘之荆州記曰魚腹縣鹽井以西石磧平曠騁望四遠諸葛孔明積細石為壘方可數百步壘西郭又聚石為八行相去二丈許謂之八陣圖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復敗自後深識見者並莫能了桓宣武伐蜀經

之以爲常山蛇勢
六韜曰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爲天陣奈何爲地陣奈何爲人陣奈何太公曰星辰日月斗杓一左一右一迎一背謂之天陣丘陵水泉亦有左右前後之利此爲地陣用車用馬用文用武謂之人陣武王曰善
又曰武王問曰引兵入諸侯之地高山盤石其地無草木四面受敵士卒惑迷爲之奈何太公曰當爲雲象之陣

兵鈐曰有運衡陣洞當陣龍蛇陣鳥翔陣握機陣虎翼陣

兵書要決曰孫子稱無要正正之旂無擊堂堂之陣正正之旂者謂行軍也前後正治故不可要而擊之也堂堂之陣者謂營陣也堂堂不肎亂也不可就而擊之也

黃石公記曰使商人為前兵者象白虎陣使羽人為前兵者象玄武陣使徵人為前兵者象朱雀陣使角人為前兵者象青龍陣亦曰旬始陣

又曰彼以直陣來者我以方陣應之方來銳應之銳來曲應之曲來圓應之圓來直應之直木方金銳火曲水圓土也各以能克者應勝之

諸葛亮軍令曰連衡陣狹而厚也

衛公兵法曰諸逢賊布陣須有次第先右虞候為首其次右軍其次前軍其次中軍其次後軍其次左軍其次左虞候其諸軍跳盪奇兵馬軍各隨本軍以次行至戰所並於本軍戰鋒隊前布列待五方旂節麾如戰

鋒等隊打賊不入其跳盪奇兵排後即入山谷林木蒙密之處并渡水狹路及下營戰處百里以來總須搜踏清靜不然兵引過半臨戰下營伏兵起發致損軍旅其收軍還營却抽左虞候先入即左軍後軍中軍前軍右軍右虞候次之諸賊徒恃固阻山布陣不得橫列兵士分立宜布為堅陣其軍發弩手弓手與戰鋒隊相間引前兩隊兩邊相翊右列既定諸軍既聽角聲其角聲節度一准前看黄旂向賊亞聞鼓聲發諸軍弩手弓手

及戰鋒隊各令人捉馬一時籠槍大叫齊入若弩手弓手戰鋒等隊引退跳盪奇兵隊一時齊入戰鋒等隊排比廻面還與奇兵同入如見黃旂却立不亞及聞金鉦聲乃止膊止架槍引還各於舊處准前聽角聲卷幅簇隊一准前如便放散即更聽一㗇角聲依軍次發又曰諸方陣先成逢賊鬭戰或打頭或打尾打頭其陣行不前進陣既不進自然牢密如其打尾頭行不停其陣中間多即斷絶須面列各定摠管都押幹當勾令斷絶

太白陰經曰黃帝設八陣之刑車廂洞當金也車中黃土也烏云烏翔火也折衝木也龍騰却月水也鴈行鵝鶴天也輪車地也飛翼浮沮巽也風后亦演握奇圖云以正合以奇勝或合而為一陣或散而為八陣聚散之形節制之度復置虛實二壘力牧一創營圖其後秦由余蜀諸葛亮並有陣圖以教人戰夫營壘教圖使士卒知進止識金鼓其應敵戰不可預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無窮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能與敵變

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則其戰陣無圖明矣而庸將以教習之陣為戰敵之神不亦謬乎
又曰合而為一陣終一陣之中離而為八陣聽音望麾以出四奇飛龍虎翼鳥翔蛇盤為四奇陣天地風雲為四正陣夫善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奇為陽正為陰陰陽相薄而四時行焉奇為剛正為柔剛柔相得而萬物成焉奇正之用而萬物無所勝焉

又曰天陣經曰風后演握奇圖自一陣之中分為八陣天有衝或圓布形黃帝曰少則為員利為主色上元為乾地陣黃帝曰壯則為方利為主色上黃為坤風陣風附於天風象峰其形銳首利為客色赤為巽雲陣雲附於天太公曰左右相向是也其形銳首利為主色尚白已前為四正為坎飛龍陣其形屈曲象龍利為主色尚生元下赤為震虎翼陣居中張翼而進其形跪利為主色尚上黃下青為兌蛇盤陣太公曰圍繞之義其形死戰利為主色尚上元下赤為艮鳥翔陣太公曰突擊之戰其形迅急利為客其色尚上元下白為離

又曰天陣居乾為天門地陣居坤為地門風陣居巽為

風門雲陣居坎為雲門飛龍居震為飛龍門武翼居兊為武翼門鳥翔居離為鳥翔門蛇盤居艮為蛇盤門天地風雲為四正門龍虎鳥蛇為四奇門乾坤艮巽為闔門坎離震兊為開門

太平御覽卷三百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二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三十二

先鋒 殿

鄉導 伏兵

先鋒

後漢書曰祭彤拜遼東太守至則厲兵馬廣斥候彤有

勇力能挽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為士卒前鋒數破走之

東觀漢記曰賈復以偏將軍從上拔邯鄲擊青犢大戰日中賊陣堅不却上傳召復曰吏士飢且可朝食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諸將皆服其勇

魏志曰張遼字文遠為征東將軍征孫權被甲戰先陷陣御壘入至麾下

晉書劉牢之傳曰太元初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方盛玄召募牢之與東海何謙瑯琊諸葛樂安髙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晉陵孫無終等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為叅軍領精鋭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

又曰元興初會稽王道子將討桓玄詔司馬柔之兼侍中以騶虞幡宣告江荆二州至姑熟為玄前鋒所害

又載記曰髙句麗及宇文叚國等謀滅廆以分其地太興初二國伐廆廆曰彼軍初來鋒甚鋭若逆擊之落

其計矣

又曰呂隆載記曰宜曜勁鋒示其威武彼以我遠來必決死拒戰可一舉而平

宋書曰劉懷慎彭城人也少謹慎質直始叅高祖鎮軍車騎將軍事振威將軍彭城内史從征鮮卑每戰必先士卒及尅廣固懷慎率所領先登高祖距盧循於石頭屢戰尅捷

又張暢傳曰虜攻彭城南門并放火暢躬自前戰身先

士卒

宋書曰武帝北伐廣固田子領偏師與龍驤將軍孟龍符為前鋒龍符戰沒田子力戰破之

又曰孟龍符懷王第三子也驍勇有膽氣高祖伐廣固以龍符統步騎為前鋒賊數十圍攻之以衆寡不敵遂見害追贈青州刺史

又表曰龍符投袂義切前驅効命擢鋒三捷每為衆先及西勦桓歆北殄索虜朝議爵賞未及施行會臣北伐

復統前旅臨朐之戰氣貫三軍于時逆徒實繁控弦掩澤龍符匹馬電躍所向摧靡奮戈深入知死不吝

後周書曰高祖東伐齊齊王憲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亦大出兵陣於營南高祖召憲馳往觀之憲返命曰易與耳請破而後食帝悅曰如汝所言吾無憂矣内史栁昂私謂憲曰賊亦不少王安得輕之憲曰憲受委前鋒情兼家國掃此逋寇事等摧枯商周之事公所知也賊雖衆其如我何既而諸軍俱進

應時大潰其夜齊主遁走憲輕騎追之

又曰李弼背侯莫陳悅以秦州歸國太祖謂弼曰公與吾同心天下不足平破悅得金寶奴婢悉以好者賜之

拜秦州刺史從太祖平竇泰先鋒陷敵太祖以所乘騅賜之及泰所著弁甲亦賜之

唐書曰太宗擊王世充選千騎為奇兵皆皁衣玄甲分為左右隊建大旂令騎將秦叔寶程齩金尉遲敬德翟長孫等分統之每臨陣太宗躬被玄甲先鋒率之候機

而進所向摧殄常以少擊衆賊徒氣懾

殿

廣雅什詁曰殿後也

桂苑曰殿鎮也軍後也

開元文字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謂鎮也丁盂之反不伐奔而殿言在軍後也前曰啓后曰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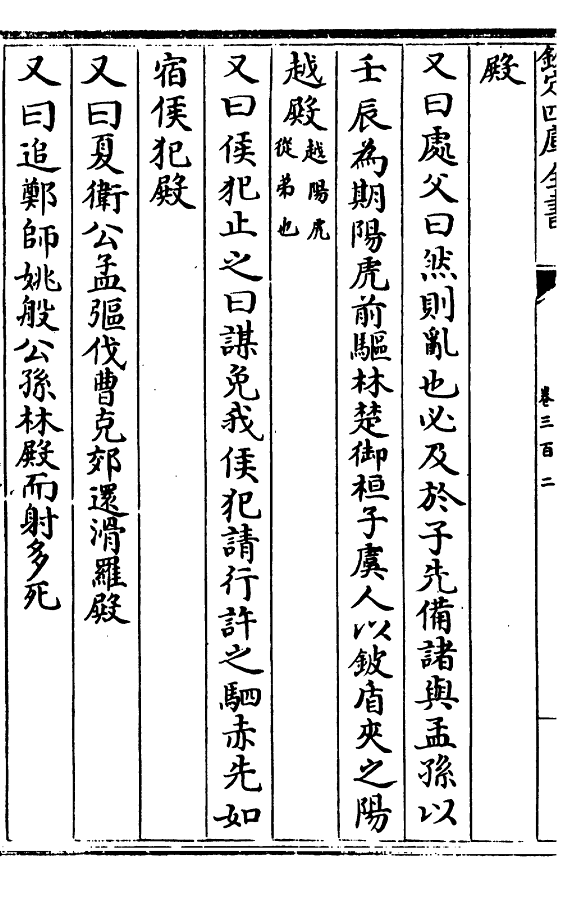
傳曰公與石祁子玦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綉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

黄夷前驅孔嬰齊殿

又曰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

又曰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軍也

又曰公侵齊門于陽州顔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



殹

又曰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越陽虎從弟也）

又曰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

又曰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

又曰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多死

又曰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訽之不行子肥宋大夫

又曰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

論語曰孟之反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沛人也高祖之為沛公以中涓從攻胡陵勃擊章邯車騎殿

後漢書曰岑彭圍隗囂於西城囂將行巡周宗將蜀救

兵到罽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輜重引兵下隴耿弇亦相隨而退罽出兵尾擊諸營彭殿為後拒尾謂尾其後也凡軍在前曰啓在後曰殿

後周書曰高祖伐齊還以齊王憲為後拒齊主自率衆來追至於髙梁橋憲以精騎二千阻水為陣齊領軍段暢直進至橋隔水招暢與語語畢憲問暢曰若何姓名暢曰領軍段暢也公復為誰憲曰我虞候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人今日相見何用隱其名位陳王

紳梁公侯莫陳蔿內史王誼等並在憲側暢固問不已憲曰我天子太弟齊王也指陳王已下並以名位告之暢鞭馬而去憲即命旋軍而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鋭憲與開府宇文忻各統精兵百騎爲殿以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子出褥環等百餘人齊衆乃退

又曰楊寬從天穆引軍趣成皋令寬與爾朱兆爲後拒尋以衆議不可乃迴赴石濟寬夜行失道後期諸將咸言寬少與北海周旋今不來矣天穆答曰楊寬非輕於

去就者也其所逗遛必有他故吾當與諸軍保明之語訖候騎白寬至天穆撫髀而笑曰吾固知其必來遽出將帳迎之握其手曰是所望也

唐書曰胡賊掠宜君令竇軌討之初不利軌斬其部將十四人拔隊中小帥以代之軌率數百騎殿於後令衆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鼓士卒爭進擊賊破之斬首千餘級虜男女二萬餘口

鄉導

孫子曰不用鄉導者不得地利不任役鄉人而導軍者則不能得道路之便利

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行軍之法也

衛公兵法曰凡是賊徒好相掩襲須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原密其聲晦其迹或刻為獸蹄而履於中途或上刻禽形而幽伏於叢薄然後傾耳以遥聽竦目以深視專智以度事機注心而候氣色見水痕則可以測敵濟之早晚覩樹動則可以辨來寇之馳驅也故烟火莫若謹而審旌幟莫若齊而一爵賞必

動而不欺刑戮必嚴而不捨知敵之動静而我必有其備知彼之去就而我必審其機豈不保其全哉必須先視敵國道路遠近水潦山林路徑險阨城邑大小溝渠深淺蓄積多少兵車之數豪傑姓名審而知之用兵之要也

伏兵

易曰伏戎于莽三歲不興

左傳曰北戎侵鄭鄭伯患之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徒步兵也軼突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則不恥退也君為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戎輕而不整

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入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為三部伏兵祝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戎兵而速奔以遇三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祝聃返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殪死衷丁仲反）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又曰吳侵楚楚將養由基奔命楚司馬子庚以師繼之養由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備）

也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庸浦楚地大敗吳師

又曰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兵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右也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鬬且出提彌明死之

又曰衛侯在平壽平壽衛下邑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也齊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齊豹之家

後漢書曰馮異招集諸營保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

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裁小出兵所示弱也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

通典曰後漢末荆川牧劉表遣玄德北侵至鄴曹公遣將李典夏侯惇拒之玄德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

利典往救𤣥德覩見救至乃退

又曰後漢末呂布與陳宫等將萬餘人來與曹公戰時兵皆四出在者不數千人屯營不固曹公乃令婦人守陳餘悉令將持兵拒之屯西有大堤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詐勿入伏中引軍南七十餘里明日復來曹公隱兵堤東出半兵堤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乘堤步卒並進遂大破之

晉書曰鎮南將軍杜元凱伐吳樂鄉城晉牙門管定周

旹等伏兵樂鄉城外吳都督孫歆先遣車出拒晉將王
濬於上流大敗而還旹等發伏兵隨歆軍入歆不覺直
至帳下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偽請降而列兵登
陴晉師攻尅之
十六國春秋曰後晉石季龍攻晉將劉演于廩丘晉將
邵續使文鴦救演季龍退止盧開津以避之鴦文弗進
屯于景亭
又兖川豪右張平起兵救演季龍夜棄營設伏于外揚

聲將歸河北張平以爲信然入于空營季龍廻擊敗之遂陷廪丘

又曰夏赫連勃勃進屯依力川後秦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騎禦之興遣其將姚文宗拒戰勃勃僞退設伏以待之興將楡生等追之伏兵夾擊皆擒之

北齊書曰段韶與右丞相斛律光率師伐周五月攻服秦城周人於姚襄城南更起二鎮東接定陽又作深塹斷絶行道韶乃密抽壯士從襲之又遣潛渡河告姚襄

城中令内外相應渡者千有餘人周人始覺於是合戰大破之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縱令得之一城地耳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路破服秦城併加以圍定陽計之長者將士咸以爲然遂圍定陽其城主楊範固守不下韶登山以觀城乃縱兵急攻之七月屠其外城韶謂光曰此城三面重澗險阻並無走路唯慮東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但簡精兵專守自是成擒光乃令壯士千餘人設伏於東

澗口其夜果如所策賊遂出城伏兵擊之大潰範等面縛盡獲其衆

後魏書曰万俟醜奴作亂關中魏將賀拔岳率兵討之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殺畧其民以挑之醜奴大將尉遲菩薩果率步騎三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強盛往復數返時已逼暮於是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精騎數十為一處隨地形便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岳漸前

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許里至水淺可濟之處岳便騎馬東出似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東行十餘里依横岡設伏待之賊以路險不得齊進前後繼至半度岡東岳乃迴與賊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乃渡渭北降卒萬餘

隋書曰煬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主無數騎

而遣其名王詐爲渾主保于我真山帝令將張定和率師擊之定和既與賊相遇輕其衆少呼之命降賊不肯定和下被甲挺身登山賊伏兵於岩石之下發矢中之而斃

唐書曰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於中都竇建德自河北率兵十二萬來救太宗自率騎二千五百步卒千人趣虎牢四月建德自滎陽西上築壘於板渚太宗以五百騎出虎牢東二十餘里將挑戰先伏李勣程齩金秦叔

寶等（鼓五巧切）令尉遲敬德執矟造建德壘下大呼致師賊衆大驚擾出兵數千騎太宗逡巡漸却遂引以入伏内李勣等奮擊大破之獲其大將殷秋石瓚斬首數百級

又曰羅士信仕王世充率千餘人奔於穀州高祖以為新安道行軍總管使圍世充士信進居前鋒退居後殿凡所虜獲悉分士卒以此為常身未曾自取人有功者解衣下馬而賞之然持兵嚴暴有不用命者無間親友必皆斬決由是下不附而畏之及大軍至洛陽士信以

兵圍世充千金堡其中人大罵之士信怒夜遣百餘人將嬰兒數十從南而來至於堡下詐言從東都來投羅總管也因命嬰兒啼譟既而陽驚曰此千金堡吾輩錯矣忽然而去堡中謂是東都逃人遽出兵追之士信伏五千人於路側候其開門而奔擊遂破之殺無遺類也

又曰武德中死君璋及突厥吐渾設末攻馬邑高滿政設三伏以待之突厥至城下伏兵發大破之斬首二百餘級以滿政為朔州總管曲赦馬邑

又曰王君廓從大軍往討下轑𨍏羅山二縣王充遣將魏隱率兵拒之君廓撤營偽遁設伏以待之隱縱兵疾進發伏破之

又曰太宗初為右元帥摠兵十萬徇東都軍屯西苑營於三王陵凡三月方欲旋師俄而隋將段達率萬餘人自後而至太宗發伏以擊之賊師大敗親自追奔至金城斬四十餘級

又曰王君廓亡命聚徒數千人轉掠長平進逼下縣河

東郡丞丁榮以兵拒之又遣使慰諭君廓見其使謬為恭敬稱欲歸首榮心輕之于是罷兵登山下望十餘里君廓悉匿其衆于山谷中榮無所見引兵而退纔至山下君廓追擊之

吳越春秋曰公子光伏甲于私室中具酒而王僚乃被棠夷之甲三重使軍衛陳于道鱄諸置刃魚腹而進刺王僚貫胛達背王僚立死

世說曰桓玄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

之王甚懼問謝謝之寛容愈表于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𢖍憚其曠遠乃起解兵王謝舊齊名于此始别優劣

太平御覽卷三百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至六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録監生臣李大任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三十四

征伐

征伐上

釋名曰伐豁也所向莫敢當前豁然破散也

書曰葛伯讐餉湯初征自葛始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

怨曰奚獨後予

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詩曰東山周公東征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又曰六月宣王北伐也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㨉伐玁狁以奏膚功有嚴有翼共武之服

又曰采芑宣王南征也蠢爾蠻荆大邦為讐

又曰赫赫南仲㨉伐西戎

又曰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飢饉斬伐四國

又曰篤生武王保祐命爾燮伐大商燮和也

又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肆疾也

又曰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功也

又曰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傳云罙深也箋云有鐘鼓曰伐罙冒也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奮揚威武出兵以伐之也

禮記曰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境陳太宰嚭使於師夫

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行人官名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赦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周禮曰大司馬之職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内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

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内外亂鳥獸行則滅之

大戴禮曰凡明王之所征者必皆道之所廢者也以彼廢道而不行然後率師以征之誅其君改其政弔其民而不主於奪其財也故曰明王之征也猶時雨之降也

左傳曰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又曰吳子諸樊伐楚門于巢攻巢門也巢牛臣曰吳王勇

而輕若啓之將親門(啓開門也)我獲射之必殪(殪謂死也)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吳子卒

又曰晉師伐楚至於邲楚師出陣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戎車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士季使鞏

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

又曰晉伐齊齊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邑郵羽求反太子與郭榮扣馬太子光也榮齊大夫曰師速而疾畧也言欲行畧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劒斬鞅乃止甲辰東侵至濰南及沂齊侯納太子諫故不復敗也

又曰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

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公也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又曰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

又曰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又曰楚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饋

諸侯使魯次之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

又曰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

又曰晉侯後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宫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謂二年假晉道伐夏陽也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謂頰輔與牙車也公不聽後遂為晉所滅

又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衣之偏衣珮之金玦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又何患焉狐突曰尨凉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里克曰師在制命而已禀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將焉用之

又曰齊侯伐楚楚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

楝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又曰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又曰十年公會鄭伯伐宋壬申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鄭伯後期而公獨敗宋師故鄭伯獨進兵以入郜防入而不有命魯取之推

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公上爵讓以自贊也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

又曰衛大旱甯莊子曰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伯長也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又曰公伐邾取須句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卑小也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公弗聽及邾戰於升陘我師敗績

又曰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朱方吳邑慶封所封也屈申蕩之子克之執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吳也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默而從戮也王不聽負之斧鉞以徇于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而弱其孤以盟其大夫齊崔杼弒其君慶封其黨也故以弒君罪責之慶封曰無或如楚恭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

又曰四月鄭人侵衛牧牧衛邑也經文夏四月葬衛桓公今傳不更言夏直以四月附

以報東門之役東門役在鄭人侵衛救者於下事宜得月以明事之先後故不復備舉經文也

四年

又曰秋衛伐邢以報免之役

又曰夏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

又曰晉荀息請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為人也懦而不能强諫且少長於君君

晅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歘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

又曰晉侯伐曹假道於衛曹在衛東故也衛人不許還自河南濟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也侵曹伐衛

公羊曰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戰不言伐何避嫌也

又曰二月公侵宋曷為或言伐犆音鹿者曰侵精者曰伐

精猶精容也

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又曰季氏將伐顓史冉有曰今夫顓史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内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也

韓詩外傳曰楚王欲伐晉告士大夫有諫者死叔敖曰

臣園中有榆榆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不知螳蜋在其後欲攫而食之螳蜋取蟬不知黃雀在其後

又曰修武屬河内本殷之甯邑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改曰修武懷州也

家語曰孔子言於定公曰大夫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高丈長丈曰堵三堵曰雉）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叔孫輒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不狃率費人以襲攻之入臺側孔子命申勾須樂頎

勒士衆伐之費人北遂隳之强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又曰孔子曰明王之征猶時雨之降行地彌博得親彌衆是還師於衽席之上也

國語曰吳伐越越勾踐請嫡女執箕帚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槃匜盥器也）春秋貢獻不懈王府吳王曰吾將許越成申胥諫曰（申胥楚臣伍胥）不可許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吳王不聽乃許盟將伐齊申胥諫

曰越之在吴猶人有腹心之疾非越是圖而齊魯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與我爭此地哉王弗聽

又曰謀甫諫曰不可先王之於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謹守以惇篤奉以忠信

弈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人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

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有不至則又增修其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至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大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伐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又曰文公即位二年欲用其民用其征伐子犯曰民未知義未知戰上之義盍納天子以示之義時天子以子帶之難在鄭地乃納襄王於周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乃伐原謂伐原令以三日之粮令盡不降命去之曰可乎對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蒐所以明尊卑順少長習威儀也乃大蒐於被廬被廬晉地作三軍使郤縠將中軍以為大政大掌國政郄溱佐之溱晉大夫郄至之兄子犯曰可矣可用也遂伐曹衛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于城濮于是乎遂伯也穀齊

戰國策曰趙且伐燕蘇代謂燕惠王曰今臣來過易水見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蚌脯蚌亦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鷸兩者不能相捨而漁者併擒之今趙且伐燕不相友以弊大衆臣恐强秦之為漁父也願大王熟計之惠王曰善乃止

又曰蘇秦謂秦惠王曰戰車萬乘奮擊百萬可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王曰

寡人聞毛羽不豐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秦曰臣固疑大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蒲隨黄帝伐涿鹿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戰而伯天下由此觀之未有不戰者也夫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寛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兵勝於外義强於内威在於外民服於下今欲併天下陵萬乘黜

敵國制海内臣諸侯非兵不可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

太平御覽卷三百四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三十五

征伐

征伐中

史記曰秦繆公令内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又數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之問伐戎之利

又曰趙四戰之國其人習兵不可伐也

又曰魯君問柳下惠伐齊下惠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至於我哉

又曰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正於是軒轅乃集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

又曰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

又曰西伯既卒武王東伐至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

百諸侯皆曰紂可伐

又曰武王為文王木主載車中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

又曰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罰

漢書郊祀志曰昔齊桓公欲封禪謂仲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縣車上卑耳之山南伐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遂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

又李廣利傳曰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録其過

又匈奴傳曰東胡强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閼氏冒頓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隣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與東胡東胡愈驕冒頓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大破滅東胡王

後漢書曰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下勑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

討鎮慰西京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大要地名

魏志曰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以董卓之亂避難瑯邪為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讐東伐

又曰景元四年鄧艾伐蜀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作橋閣山高谷深至有艱險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岸魚貫而進

王隱晉書曰太康元年龍驤將軍王濬等攻建平丹陽

城䞉之東擊西陵以下盡拔其城虜其將帥於是上下諸軍同時並進吳人降者以萬計吳丞相張悌及護軍孫震與揚州刺史周渡等戰於板橋破之臨陳斬悌震首濬遂汎舟東下所歷皆平軍至秣陵皓面縛輿櫬將其太子詣濬降乃收其圖籍皆因吳所置除其虐政示以簡易百姓大悅乃赦天下改元太康賜天下大酺五日

晉書曰宣王破張魯請魏武使討西蜀魏武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

又曰王羲之與會稽王牋陳殷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

又宣帝紀曰鎮東大將軍諸葛誕殺揚州刺史樂綝以淮南作亂議者速請伐之帝曰吾當與四方同力全勝制之乃表曰昔黥布叛逆漢祖親征隗囂違戾光武西伐皆所以奮揚赫赫震曜威武也

又天文志曰參十星一曰參伐主斬刈又為天獄主殺伐

又馬統傳曰初謀伐吳統與賈充荀朂同共苦諫不可吳平統内懷慙懼

又載記曰慕容垂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慕容永未有釁連歲征役士卒疲怠請俟他年垂將從之及聞慕容德之策笑曰吾計決矣不復留賊以累子孫也乃發步騎七萬遣其丹陽王慕容瓚龍驤張崇攻永弟支于晉陽

北史曰慕容紹宗討侯景於渦陽時景軍甚盛初聞韓軌往討之曰噉猪腸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人凡爾諸將被輕及聞紹宗至扣鞌曰誰教鮮卑小兒解遣紹

宗來若然高王未死耶及與景戰諸將頻戰敗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大捷

三國典略曰周伐梁于謹大軍次于樊鄧岳陽王率軍會之傳檄于梁曰告梁文武衆官夫作國者罔弗以禮信為本惟爾今主往遭侯景逆亂之始實結我國家以聲援今乃背德黨賊高洋引厥使人置之堂宇傲我王命擾我還人我皇帝襲天之意弗敢以寧分命衆軍奉揚廟畧凡衆十萬直指江陵丁卯梁主停講內外戒嚴

是朝昏霧已時方歇梁主親戎百官并甲冑從於禊飲堂是日大風拔木玉璟既至石梵未見我軍乃馳書報黄羅漢曰吾至梵境境恬然前日所言皆兒戲耳羅漢入啟梁王疑之庚午續講百官以戎服聽

後周書曰建德五年冬十月帝謂羣臣曰朕去歲屬有疾遂不得克平逋寇前入賊境備見敵情觀彼行師殆同兒戲又聞其朝政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若復同往年出軍河外直為撫

背未扼其喉然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
攻之彼必求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
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窟穴混同文軌諸將多不願行
帝曰機者事之微不可失矣若有阻吾軍者朕當以軍
法裁之已酉帝總戎東伐以越王盛為右一軍總管杞
國公亮為右二軍總管隋國公楊堅為右三軍總管譙
王儉為左一軍總管大將軍竇泰為左二軍總管廣化
公丘崇為左三軍總管齊王憲陳王純為前軍

又曰保定中命宇文護統衆伐齊於是徵二十四軍及左右廂驍騎及秦隴巴蜀之兵諸蕃國之衆二十萬人十月帝於廟廷授護斧鉞至潼關乃遣柱國尉遲迥率精兵十萬為前鋒大將軍權景宣攻克豫州尋以洛陽圍解亦引軍退楊摽於軹關戰護於是班師以誨功與諸將稽首請罪帝弗之責也

又曰建德四年秋七月武帝召大將已上於大德殿帝曰太祖神武膺運創造王基兵威所臨有征無戰唯彼偽

齊猶懐跋扈雖復戎車屢駕而大勲未集朕以寡昧纂承鴻緒往以政出權宰無所措懐自親覽萬幾便圖東討惡衣菲食繕甲治兵數年以來戰備稍足而偽主昏虐恣行無道伐暴除亂斯實其時今欲數道出兵水陸兼進北拒大行之路東扼黎陽之險若攻拔河陰兖豫則馳檄可定然後養鋭享士以待其至但得一戰則破之必矣王公以為何如羣臣咸稱善丁丑詔曰高氏因時放命據有汾漳擅假名器歷年永久朕以亭毒為心

遵養時晦遂敦聘好務息黎元而彼懷惡不悛尋事侵軼背言負信竊邑藏姦往者軍下宜陽釁由彼始兵興汾曲事非我先此獲俘囚禮送相繼彼所拘執曾無一反加以淫刑妄逞毒賦繁興齊魯軫殄悴之哀幽并企求蘇之望既禍盈惡稔衆叛親離不有一戎何以大定今者白藏在辰涼風戒節厲兵詰暴時事惟宜朕當親御六師躬行天罰憑祖宗之靈資將士之力風馳九有電掃八紘可分命衆軍指期進發以柱國陳王純為

前一軍總管滎陽公司馬消難為前二軍總管鄭國公達奚震為前三軍總管越王盛為後一軍總管周昌公侯莫陳瓊為後二軍總管趙王招為後三軍總管齊王憲率衆二萬趣黎陽隋國公楊堅廣寧侯薛迴舟師五萬自渭入河柱國梁公侯莫陳芮率衆一萬守太行道申國公李穆率衆三萬守河陽道常山公于翼帥衆二萬出陳汝壬午上親率大軍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癸卯入于齊境禁伐樹踐苗稼犯者以軍法從事

隋書曰崔仲方為虢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按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平呉至今開皇六年歲次丙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寳乾圖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令三百之期可謂滿矣陳氏草竊起於庚子至今丙午子午為衝隂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顓頊之族為水故歲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滿於陳至魯昭九年陳災裨竈曰歲五及鶉火而後陳亡楚克之楚祝融之後也為火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承顓頊

雖太歲左行歲星右轉鶉火之歲陳族再亡戊午之年嬀虞運盡語迹雖殊考事無別皇朝五運相承感火德而王國號為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午為鶉火未為鶉首申為實沉酉為大梁既當周秦晉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將必得歲之助以今量古陳滅不疑臣謂午未申酉並是數極蓋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況主聖臣良兵强國富動植迴心人神計契陳既主昏於上民讟於下險無百二之固衆非九國之師夏癸殷辛尚

不能立獨此島夷而稽天討伏度朝廷自有宏謀但勿莽所見冀申螢孵今惟須武昌已下蘄和滁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渡計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檝多張形勢為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延州公安巴陵隱磯夏首蘄口盆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决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横渡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

德無以為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上覽而大悦轉基州刺史徵入朝仲方因面陳經畧上善之賜以御袍袴并雜綵五百段進位開府而遣之及大舉伐陳以仲方為行軍總管率兵與秦王會

又曰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賀若弼為行軍總管將渡江酹酒而祝曰弼親承廟畧遠振國威伐罪弔民除凶翦暴上天長江鑒其若此如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且不恨

又曰李德林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八年車駕幸同州德林以疾不從勑書追之書後御筆注云伐陳意宜自隨也時高熲因使入京上語熲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畧高祖以之付晉王後從駕還在塗中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

唐書曰武德初秦王東討王世充連年未下宿使於野高祖以兵久在外議欲班師中書令封德彛奏曰世充

得地雖多而羈縻相屬其所用命者唯洛陽一城而已計盡力窮破在旦夕今若還兵賊勢必振更相連結後必欲悔若乘其已衰破之必矣高祖從其議及平世充高祖顧謂侍臣曰朕初興兵東討衆議多有不同唯秦王議行德彛贊成此計張華叶同晉武亦無以加之

又曰高崇文伐蜀領兵馬取鳳翔斜谷路李元奕領兵馬取駱谷路同赴梓州應接當秦惠王用司馬錯之策以伐蜀漢光武使吳漢伐公孫魏司馬文王使鄧艾伐

蜀禪晉穆帝使桓温伐季子仁宋武帝使朱齡石伐譙縱梁武帝使鄧元起伐劉季近則太祖使尉遲迥平肅記隋文帝使梁睿平王謙憲宗命高崇文平劉闢自秦至元和九度伐蜀四為水軍泝江而上唯蔡與鄧艾尉遲迥梁睿及崇文五在斜谷駱谷出師兩討不廷

古司馬兵法曰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以土利列諸侯列相也相諸侯優劣而封之以地德廣受土廣德小受土小也以政令平諸侯政者以道德善政教訓諸侯平均之以禮信結諸侯謙恭愛惠接待諸侯官命誠信以治民心以材力

說諸侯材能也力者任重理煩能堪勝事理位高力大故諸侯悅來各修其職任以謀人維諸侯維持也諸侯遠方不奉制命驕佚自恣立故牧伯維持督禦之同患同利以合諸侯盟約有功者賞之罪大者罰之所以合諸侯也比小事大以和諸侯比親比也使小國事大國不失尊卑之序以協諸侯也會之所以發禁王者恐禁令不行以亂風化故會諸侯發九禁以申勑之凌弱犯寡則眚之侮弱侵寡則四面削其地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凌外則壇之言諸侯內與下無禮而暴虐之外與小人不恤其情則置之空墠無人之地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悖逆人倫則攻殺也放殺其君則殘之盡殘滅其國也犯令陵政

則杜之（侮王者法則杜塞不令與鄰國交通）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諸侯淫亂夫人倫外內不別與禽獸同行不可以示百姓）

孫子曰夫伐大國則其兵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伯王者不結威天下諸侯之交權交者也）伸己之私（絕天下之交奪天下之權以威德伸己之私欲）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而其國可隳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言軍法令不應預施懸也司馬法曰見敵作誓瞻作賞此之謂也）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者用也言明賞雖用衆若使一人也）

又曰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絕糧道阻歸路攻其君主上兵伐謀敵始有設謀伐之易其次伐交下令合

春秋說題辭曰伐者涉人國內行威有所斬壞伐之為言敗也

白虎通曰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改正朔何質家言天命已使已誅無道故先伐文家言天命已成為王者故先改正朔也文者先其文質者先其質也故論語

曰予小子履敢昭告于皇天上帝此謂湯伐桀告天也

詩曰命此文王言誅伐也禮記曰湯放桀武王誅紂時

也尚書曰令予惟恭行天之罰此言啟自出伐有扈者

也王制曰賜之弓矢乃得專征伐犯王征誅者也大夫

將兵出不受命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故但聞

將軍令不聞天子命也明進退在大夫也

又曰誅者何謂也誅猶責也誅其人責其罪極其過惡

春秋曰楚子虔誘蔡侯班殺之于申傳曰誅君之子不

立討者何謂也討猶除也欲言臣當掃除弑君之賊也

春秋曰衛人殺州吁于濮傳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

伐者何謂伐擊也言欲伐擊之也尚書叙曰武王伐紂

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欲言其正輕重從辭誕以爾東

征誅祿甫也戰者何謂也尚書大傳曰戰者憚驚之也

又曰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兵殺不義者

所以强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

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太平御覽卷三百四